

鶴

林

集

一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吳殿英

膳錄監生臣馮克鞏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五

宋 吳泳 撰

墓誌

潘知縣墓誌銘

永嘉潘叔牙葬其親之二十有二年追述前懿哀綜遺
事乞銘於潼川吳某曰銘所以示不忘也歲漸遠哀漸
平宰上之木且拱矣而未有述幾無以蓋終天之痛隱
哉孝子之心乎既葬慨然如不及者斯之謂也余嘗攷

諸儀禮士喪禮無銘周官司勲戴記衛孔惺特著銘于鼎然皆自上焉者詔之非若後世自刻於石也不但此耳少不誄長而子率誄父之行以為崇孝謚必及爵而士各製師之謚以為尊名志所以章旌飾樞而傳經者以為記碑所以麗牲繞紉而斲辭者以為文陟岵之詩亡而蒿里薤露矣畢復之辭散而大招小招矣家人墓大夫之圖弗辨而比干銅盤誌靈公石槨銘反認以為古矣今之誌銘尤承訛襲誤未有正其非者叔牙曰先

生之教固厚矣抑中心所欲言誠不能自己也蓋昔者
吾先君子起自儒家淳泊坦厚幼入小學誦詩肄簡諒
諸老已器其能暨冠升上庠文名籍籍出衆右紹興龍
飛遂舉進士主相陰簿都臨安鹽倉新邑社建學宮籍
流徙之民以招徠計亂喪之戶以賙補凡所興為詳締
周密令莫能出其治尹莫敢侵其守也後入蜀主利州
路帳司文字兵財器用簿吏士馬牛食靡不申討而究
其實時敵兵大散襲皂郊直犯大水庸將王大才戰劒

愧死制府以劉昌祖代領其衆官軍與義兵合轉戰夾擊遂梟其將人尚有闕志也帥區處失宜輕放散忠義榜一張下四州復為盜區昌祖棄西和保七方關以外內騷動會總領王鈗與制置董居誼不成鈗檄先君偕出先君曰均王事也躬自攀緣棧道撫輯義旅進至殺金平潰散復集因問語制臣曰大才身死而佚罰昌祖罪大而慢命張政張虎才可用樊青董炤過可使若不亟議施置人誰死敵卒用其議邊遽寢寧兩司睦如初

先君未嘗自以為功語人也既通籍知隆興府新建縣
未赴里中以旱告邑令諗先君忠信誠慤共請禱齋者
彌月因得疾以歿是可痛哀也已夫痛莫痛於追遠哀
莫哀於沒世而名不稱況先君與先生之弟工侍俱為
曹昌谷所知而益昌舊聞熏聒於友義之堂者必審盍
不為叔牙識之余作而曰孝敬祥順善行也惻怛忠愛
仁政也廉不沽名矯節也勇不避難達德也先機料敵
卓識也臨陣易將忠計也憂國而病勤民而死篤誠也

鄭之罕宋之樂彼有一善史不絕書豈備衆善而莫之
銘哉君名惟一字景參三代之諱之行若父若子若孫
之氏之名自有論撰陳公畏行實在姑評薦其美繫之
以詩曰

陵上之栢蟠虬枝墓門有梅鶡萃之海風不載白鶴
歸岩花漠漠黃鳥悲體魄在下魂何依嵐銷土蝕十
字碑英規高疑不可追欲知夫君視銘詩

黃虎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邑著姓也虎公名子文其字也憲
朱氏曾大父母也瑀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
登仕皇考也魯氏皇妣也生而頴悟莊重如成人公之
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
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雪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
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閱官也唱
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覃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褫褐
幾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

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為奸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
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始裕吏無
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飭鄉校羣士之秀者肄
業于中士競興學登于俊造者眎昔為多迨其去也民
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攀留祖餞充於道周此公之所
以供簿正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
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以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
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

藥之死則槥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餽廩雖
桁楊拷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為司理參軍也平居
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有惰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
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
饑歲以賑以貸泥涂斷港必斲必梁故邑無流殍而行者
不病涉此公之處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
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盤食榼酒游適其
間神氣冲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平更化今參預鄭公於公

為同年亟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嶺公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配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繼室也嗣孫免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浦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廬陵通守林宋偉也

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為之銘者同年生潼川
吳某也銘曰

耨之易而未穫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
合莫兮

郭縣尉墓誌銘

曹谿郭仁甫兄弟能尊賢友善為王恭叔高才卿所與
余官成都嘗遣二子之西巽東就學後歸自五花泉上
過溪於仁甫乎館仁甫置酒作樂張甚談論疊疊外若

馳使而中實不糊塗一鄉之傑也退揖清甫則慈祥遜
悌冲然若不能言又扣其二子進學淺深之候之酉粹
而文巽東魁岸有英氣真稱其家兒也後半年余以路
機再游成都清甫死焉後一年余在小益制幙震東又
死焉後八年余為中都官震東之父仁甫又死焉自始
至今不滿十年哭其弟若兄三人人世何如也仁甫諱
榮之事親孝居家友少通春秋頗能為竹林清明繁露
之學屢試不偶撫遺經而嘆曰金祿本以養親而不得

朝夕暨也寧輸東園錢受比部尉遂載錦輿隱於九峯
山下方春花香鳥鳴怡愉豫悅日以色養為娛未幾而
親喪則不復事王侯矣墓之側築室榜曰終禮其家燕
處之堂題曰虛白民病涉則駕兩橋於屋之東西以濟
不通軍以乏食告則自捐家資以紓國之難襦寒飯饑
槁死藥疾春賑歲貸率有常度余嘗病今世之士實諱
貧而文詆富抑不知富所以為善之資也洪範曰既富
方穀盖有既富之實而後可以彊於善也畢命曰資富

能訓蓋有資富之地而後可以迪於教也一鄉之中而有富於一鄉者則鄉黨資其仁一國之中而有富於一國者則國家利其義此豈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者之所能為乎彼詆富者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於仁甫之亡重有歎也塋之明年猶子之酉以書來諭曰伯父治命必欲之酉之子坤珍為震東後又為之請銘且謂二孔君皆韓吏部所誌也子既能為父銘矣伯也奚辭乃摭其事狀而為之銘銘曰